

陆方
李之渤 著

晚清淮系集团研究

——淮军、淮将和李鸿章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1 1630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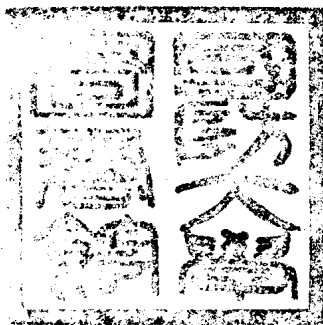
1632

6745/12 05

晚清淮系集团研究

——淮军、淮将和李鸿章

陆 方 著
李之渤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新登字12号

晚清淮系集团研究

WANQING HUAIXI JITUAN YANJIU

陆方 李之渤 著

责任编辑:包瑞峰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黄殿华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10号)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制版
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93年7月第1版

印张:12.25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270千

印数:1—1 000册

ISBN 7-5602-0902-5
K·69

(精装)12.00元
定价:(平装)3.00元

前 言

淮军是淮系集团形成的基础，淮将是淮系集团的主干，李鸿章是淮系集团的总头目。淮系集团是晚清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晚清淮系集团形成于淮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时期，没落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它曾经一度左右着清王朝的军事、政治、外交，研究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清的政局。

晚清淮系集团对非本集团的军事政治集团有排他性；而本集团内部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世界发展形势的认识，以及本人经历各异，又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在对外民族战争中也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研究它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国情。

史学界对晚清淮系集团的研究，刚刚起步。这一部稿子，是我们从多年来研究成果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文稿，略加整理，奉献给读者！

书中粗疏秕陋之处，希望获得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书中有几篇稿，是我们的研究生所作、我们加以指导修改而成的，它们是：《淮军勋字营统领、湖南提督杨鼎勋》——张格林；《仁字营统领、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张格林；《开字营统领、南赣镇总兵程学启》——刘振军；《武毅铭军统领、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刘世华；《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高翠莲；《李鸿章与〈中俄密约〉》——王景泽。

另外,《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一文是陆方与宋德玲同志合作写成的。

作 者

1992年3月

目 录

淮军建立初探

——与董蔡时同志商榷四五事……………(1)

也论淮军

——兼与冀满红同志商榷几个问题……………(15)

淮军建立再探……………(31)

淮军成军时间考……………(43)

淮军营制饷章及后勤保障……………(46)

再论淮军……………(60)

淮军树字营统领、两广总督张树声……………(84)

淮军铭字营统领、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94)

淮军鼎字营统领、广西巡抚潘鼎新……………(109)

淮军庆字营统领、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131)

淮军盛字营统领、湖南提督周盛波和周盛传
……………(146)

淮军仲字营统领、四川总督刘秉璋……………(160)

淮军开字营统领、南赣镇总兵程学启……………(172)

淮军松字营武毅营统领、直隶提督郭松林……………(188)

淮军勋字营统领、湖南提督杨鼎勋……………(197)

淮军仁字营统领、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204)

淮军武毅铭军统领、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217)

淮军余部武毅军统领、直隶提督聂士成……………(229)

李鸿章与淮军……………(247)

李鸿章——晚清洋务运动的带头人……………(265)

李鸿章——中国近代化军事改革的先驱·····	(282)
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与李鸿章·····	(296)
中法战争中的李鸿章·····	(309)
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	(320)
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	(333)
李鸿章与《中俄密约》·····	(348)
庚辛之际的李鸿章·····	(360)

淮军建立初探

——与董蔡时同志商榷四五事

近日我们在《安徽史学》淮军研究专栏读了董蔡时同志写的《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一文，受益匪浅，但也感到有些问题值得讨论。这里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并说明我们的看法，不当之处，请蔡时同志批评指正。

蔡时同志在《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一文中写道：

1861年“十一月下旬，曾国藩与李鸿章商决，命李鸿章回淮南招募淮勇，筹组淮军，并与李鸿章约定，‘以来年二月（3月）济师’”。

“一八六二年一月初，李鸿章从安庆回淮南，仅仅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招集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潘鼎新、刘铭传等部团练，‘编为四营’，向安庆集中，联系好而因故未能及时集中的，尚有吴长庆、张树声兄弟等部团练。其后，李鸿章到沪上不久，也都率勇来会。”

我们认为，这两段文字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一月初，李鸿章从安庆回淮南，仅仅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招集了淮军若干营。这种看法似可商榷。1862年1月初（即旧历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至2月22日

(即咸丰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李鸿章移居安庆城外淮军营盘之日,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载曾逐日与李鸿章接触情况,或久谈,或粤谈,或久坐等等,无李鸿章去淮南募勇迹象。安庆距离合肥约300里,就当时交通工具情况,往返一次总得5—7日,还得办事呢!此期间曾国藩与李鸿章3日不见面的情况都没有发生过,怎么能外出一个多月呢?所以,我们认为蔡时同志此种看法值得考虑。蔡时同志这种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窦宗一编的《李鸿章年(日)谱》中有两段文字:“1862年1月4日(旧历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鸿章与曾国藩连日会商援苏浙军事,并与彭玉麟晤会后赴合肥募勇。”①另一段“2月4日(旧历正月初六)合肥团练周盛传等以义愤所激与太平军陈玉成、陈得才等部下相持十年,互战二百九十六次,两方死伤近万,未向清廷请一饷,受一职。鸿章奉曾国藩命成立淮军乃来合肥,联络周盛传兄弟、刘铭传、张树声、吴长庆等编为四营,向安庆集中。”②注意蔡时同志“编为四营”的引号,以及我们所加的小圆圈,来龙去脉一目了然。一般地说,“因人成说”是可以的,值得考虑的是所因的“成说”是否可靠。前引窦书的第一段,原书作者注明材料出自《曾文正公年谱》卷八页五及《周武壮公遗书》。我们翻查了《曾文正公年谱》卷八页五,并未发现李鸿章去合肥的记载,在《周武壮公遗书》的《年谱》中发现如下记载:“值今爵相少荃李公鸿章募淮军于安庆,招予兄弟往,予兄弟之许国爰自此始。”③值得注意的是周盛传用了一个

① 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69年1月版,第4799页。

② 同前书,第4800页。

③ 周盛传撰:《周武壮公遗书》(清光绪三十一年刊),《年谱》卷首,页十四。

“招”字，并未说明李鸿章至合肥，与奏书不一致。前引奏书第二段，原书作者注明材料出自《曾文正公年谱》卷八页四及日记，我们反复查阅，也未发现李鸿章去合肥募勇的记载。所以，蔡时同志认为李鸿章去合肥一个多月招得淮军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淮军是怎么招募起来的呢？李鸿章主要通过书信来往，与合肥、庐江等地团练头子张树声、潘鼎新筹商招募淮军，而张树声替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完成招募的。这并不是奇闻，有资料为证。《张靖达公神道碑》写道：

“自咸丰初遭洪杨之乱，豪杰并起，召徒党勒军阵，与死贼抗拒六、七年，及相国李公治军上海，诸公各提闾里子弟为军，森起景从。……始诸公初起闾里，皆散处四野，公独以谓寇来无方，不得地利不足自葆，就于是创结堡寨，阻山河为险，尝据堡击郅悍贼陈玉成，由是诸公先后仿依为堡，百数十里间连屯相望，贼豕突狼顾，不得便利，淮甸以不大柔。……公既倡为堡寨及后李公从曾文正公军江西，又遣间使走江西军，贻书李公论贼形势利钝，及乡勇可倚办贼状，甚具。曾公见其书，大奇之，诧曰：‘独立江北，今祖生也。’由是公名始显闻，同治元年以军从李公。”^①

这段材料说明张树声在合肥地区地主团练中居首领地位，以及他与李鸿章的关系。

张之洞等人会奏《积劳病故庐陈事绩折》中写道：

“咸丰初年粤逆方张，皖北盗贼蜂起，树声率其弟已故广西右江镇总兵树栅团练乡兵，筑土堡拒贼，远近豪俊，奉约束惟谨，大股悍贼来扰屡挫其锋。淮军宿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

^①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民国年刊），《文集》卷二，页十二。

前广西右江镇总兵周盛波，湖南提督周盛传，皆树声所与联团御侮者。同治元年今大学士直隶督臣李鸿章督师赴上海，令树声募勇从，树声为言刘铭传及周氏弟兄才武，左提右挈，各建旗鼓，淮军之兴，实树声为之倡也。”^①

这段材料反映李鸿章与张树声谋建立淮军，以及张树声在建立淮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咸丰十一年冬月十一日（1861年12月12日）李《致潘鼎新》：

“帅（指曾国藩）意将令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其口粮与张山樵之淮勇一律……阁下所部未必即能降心相从耳。如愿习此间队伍纪律，及扎营神速，请赐回示，再行专札调赴皖城，勤加训练。楚军招募，准领枪炮器械帐棚，起程时支小口粮，勇夫每日给钱百文，到营点名后给大口粮。前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②

此信是李鸿章为招募淮军而写给潘鼎新的，从此信可见此前李已写信给潘，潘鼎新也写过信给李鸿章。

按湘军招募办法是由大帅选拔统领，统领选拔营官，营官选拔哨官，哨官选拔队长，队长招募勇丁。李鸿章初建淮军，本身不过是一个统领，所以他只要选拔好营官，就算完成任务了。而做到这一点用书信与张树声、潘鼎新、周盛传等联系，是可以办到的，无须他到合肥坐镇一个多月。须知张、潘、周手中均有现成的团练队伍，就更无须李鸿章亲自动手了。

第二点值得与蔡时同志商榷的是淮军初建哪“四营”问题。蔡时同志文中谈到李鸿章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招集

① 何嗣焜编：《张靖达公奏议》（清光绪二十五年刊）卷首。

② 年子敏编：《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中华书局，1933年版）页一。

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潘鼎新、刘铭传等部团练，编为四营，向安庆集中，联系好而因故未能及时集中的，尚有吴长庆、张树声兄弟等部团练。其后，李鸿章到沪上不久，也都率勇来会。”而窆书写道：“李鸿章奉曾国藩命成立淮军乃来合肥，联络周盛波兄弟、刘铭传、张树声、吴长庆等编为四营，向安庆集中。”二者对比，蔡时同志把吴长庆、张树声兄弟排除在“四营”之外，这恰恰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窆宗一《李鸿章年（日）谱》记载正确，它同样是错误的。那么李鸿章初建淮军“四营”是哪四营呢？据《续修庐州府志》记载：

“曾国藩募练皖北之勇，名曰淮军，以同知张树声、潘鼎新，守备吴长庆，千总刘铭传分领之，立为树、鼎、庆、铭等营。明年归福建延建邵道李鸿章统带赴上海征剿。”^①

可见初建淮军四营是树、鼎、庆、铭四营，即非窆书所说“四营”，也非蔡时同志所谓“四营”。

另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未见周氏兄弟带队来安庆集中，却见张树声兄弟、吴长庆带树字营、庆字营至。

至于蔡时同志所说的吴长庆、张树声因故未至安庆集中，后来率部至上海来会，恐怕是起于误会。事情是这样的，吴长庆、张树声带所部至上海后，当年秋天李鸿章感到兵力不足，派吴长庆、张树声等回籍募勇，^②于次年夏返回上海。蔡时同志未认真考察淮军各营集中安庆，并从安庆赴上海的情况，所以弄错了。至于周氏兄弟未至安庆集中怎么

^① 汪宗沂等：《续修庐州府志》（清光绪十一年修）卷二十二，页二十四。

^②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清光绪戊申金陵刊），《朋僚函稿》卷一，页四十、四十五。

到上海的呢？《周武壮公遗书》·《年谱》中写道：同治元年“四月（公历5月）爵相署苏抚统兵赴沪，予与四兄（盛波）并奉檄充抚标亲兵营哨官。”^①这说明周氏兄弟至上海是在李鸿章奉令署江苏巡抚之后，到上海后他们兄弟二人统抚标亲兵营，一人任营官，一人任哨官，并非统盛字营。

二

蔡时同志在《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一文中写道：

“5月2日，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包括湘军）全部到达上海，共计五千五百人，其中淮勇三千五百人，湘军二千名”。蔡时同志还在注中进一步做了说明和“考证”，“关于李鸿章从安庆率领兵勇抵沪人数，各家记载不一。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作六千五百人，冯桂芬《显志堂稿》作万人，李书春《李文忠公年谱》作八千人，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作五千五百人。考《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中《致曾事恒（十二）丈》函中有：‘敝部现集湘勇二千，亲兵一千，新者五百，林字新勇一千，淮勇三千五百，春字老勇五百，开字一千，承沅丈允借，感甚。新募四营尚可，’可见李鸿章初抵沪全部兵勇五千五百人，唯其中程学启的开字营二营一千名，亦算作淮勇。”

我们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5月2日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包括湘军）全部到达上海了吗？

^① 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清光绪三十一年刊）《年谱》卷首，页十四。

4月13日（即旧历年三月十五日）李鸿章《上曾相》中写道：

“淮勇二帮日内当到，会防局绅业与洋人议明留后帮船以载熊（陈飞熊部）、垣（马先槐部）二营，该营到皖求即札知，以便飭局放船来接。”^①

这是李鸿章到上海后第五天，写给曾国藩的第一封信，仍在考虑后至的营头运输问题，能说完结了吗？说当时还不到5月2日！那么5月2日到齐的勇数中你包括了熊垣二营了吗？

另据四月十八日（公历5月16日）李鸿章给清廷所上第一份奏折中说：

“臣于三月初八日（即公历6月4日）带勇二千人搭船由皖启行，初十日（即公历4月8日）抵沪，续到兵勇四月初四日（即公历5月2日）止，共五千五百人，俱扎上海城南，现尚有楚勇二营未至，总兵黄翼升所带淮扬水师四千余人协剿东西梁山一带，尚无下驶准期……”^②

可见5月2日淮军并未全部到达上海，尚有陆师二营和四千余人水师未至。

第二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是淮军至沪人数问题。蔡时同志经过一番“考证”，表示赞成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一书看法，既不同意郭廷以的六千五百人，也不同意当时人冯桂芬的万人说法，其实窦说是错误的。这一点前边两条材料已经证实了，我们再依据《曾文正公手书记》将全部情况披露如下：

“三月初七（公历4月5日）出城至洋船看亲兵营韩正国

^①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清光绪戊申金陵刊）《朋僚函稿》卷一，页十一。

^② 同前书 《奏稿》卷一，页一。

八百人坐一船，周良才五百人坐一船，开字营程学启千三百人坐一船，看毕吩咐一番……辰刻已刻开行……申刻少荃来辞行。”

“三月十三日（公历4月11日）酉刻出城至洋船送淮勇树字、铭字两营之行……”

“三月十七日（公历4月15日）又至河下看洋船送春字营、鼎字营赴沪……”

“三月二十四日（公历4月22日）至城外洋船看庆字营淮勇赴上海，又有鼎字一哨、林字二哨……”

“三月三十日（公历4月28日）至洋船送林字营之行……”

“四月二十二日（公历5月20日）出城至河干送垣字营坐洋船至上海……”

“五月初二（公历5月29日）出城至洋船送熊字营赴上海。”

共计淮军陆师（包括湘军）十三营，正勇6 500人，这大概是不会错的。

如果加上黄翼升的淮杨水师4 000余人，大体上是1万人。

蔡时同志考证所依据的李鸿章的《复曾事恒十二丈》，发于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公历3月25日），即淮军赴上海前十日，当时熊字、垣字两营尚未集结到安庆，所以信中谈到淮军（包括湘军）5 500人，这个数字是暂时的，并非至沪的准数！

董蔡时同志也可能说，我写的是淮军最初到达上海之数，不包括熊字、垣字两营。这不行，如果说是最初的，则应是随李首批到沪那2 000多人，但不是5 500人。同时蔡时同志考证后取了6 500之说，取了1万人之说，取了8 000人之说，上述三种说法并不是专指四月初四（公历5月2日）为

止！李鸿章到上海后第五天给曾国藩的第一封信写道：“淮勇二帮日内当到，会防局绅业与洋人议明留后帮船以载熊垣二营，该营到皖求即札知，以便飭局放船来接，”这清楚地反映了熊垣二营属于第三帮，同时不也清楚说明熊垣二营与前此5 500人属于一体么！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载：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历3月28日），江苏有绅士钱鼎铭、潘馥来请援带火轮船，将潜载少荃之兵直赴上海，随后更有轮船六号续至，每次七船计可载3 000人，将分作三次，迎接少荃之兵……”

可见分三次运输淮军至上海是计划内的事情，能说熊垣二营不应算入淮军至沪的数字之内么！

三

蔡时同志文中写道：

“淮军到安庆后，曾国藩命李鸿章将所有淮军按照湘军营制编组成军。1862年3月3日，曾国藩、李鸿章校阅淮勇，是为淮军成立的开始。”蔡时同志注明依据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4801页。窦书写道，3月3日（农历二月四日）

“鸿章随曾国藩检阅所部淮军，淮军正式成立。”没有注明根据，随后披露了一段材料“曾国藩奏：‘鸿章所募淮勇，训练两月，即可成军，拟派同曾国荃军由陆路沿长江冲过镇江’。注明出自《曾文正公年谱》卷八页五及实录十九。”我们查阅《曾文正公年谱》，发现有一段记载：二月“初四阅视李公鸿章营勇及所部程学启、滕嗣林等营。”但查《实录》

（同治朝）十九卷，无所获。结合《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记载：二月初四日“至城外李少荃营，又至韩正国营，程学启

营，李济元营，滕嗣林营。”大帅至营可以看做建军之始，因此我们同意蔡时同志的意见。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提出呢？有。据荣孟源《中国近代史历表》同治元年二月初四并非公历3月3日，乃3月4日也！这个问题对台湾学者龚宗一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条件有限，可对董蔡时同志来说却是不应该的！

四

我们读了董蔡时同志的文章之后，对淮军建立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将初探体会写在下边。

淮军是为保持清朝政权而建立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朝制兵八旗、绿营无力镇压革命，清廷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号召各省地主官绅举办团练。1852年曾国藩奉令帮办湖南团练，他一面办团练，一面组织湘军。1854年以后，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1860年春，太平天国革命再度高涨，太平军破江南大营，随后深入江浙地区。8月清廷以曾国藩补两江总督并督办江南军务钦差大臣，令他迅速派兵“规复苏常”。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清廷又赏曾国藩以太子少保衔。随后北京政变发生，那拉氏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军阀官僚，11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说：著“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著杭州将军瑞昌帮办……”并再次指示他“规复苏常”^①。曾国藩感到权大容易招忌，一再请求清廷收回成命，清廷不仅不答应他的请

① 朱学勤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清同治十一年刻）卷二七六，页二十四。